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五

列傳

宋九十九

辛棄疾

何異

劉宰

劉燾

柴中行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黨懷英同
學號辛黨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

雖遂決意南歸海陵殂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
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為掌書
記即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棄疾間與之遊
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眾千餘說下之使隸京義端一
夕竊印以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曰旬我三日期不
獲就死未晚搄僧必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義端
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棄疾斬
其首歸報京益壯之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

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僉判棄疾時年二十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

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作九議并
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於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
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寺
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燼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
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剏奠枕樓繁雄館辟江東安撫
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
大畧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政
有功加祕閣修撰調京西轉運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

北安撫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出為
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
湖湘棄疾悉討平之疏曰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
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死且不顧
至煩大兵翦滅良由田野之民郡以聚斂縣以科率吏
以乞取豪民以兼并盜賊以剽奪害之夫民為國本而
貪吏迫使為盜今年剽除明年剽盜譬之木焉日刻月
削不損則折望陛下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為意有違

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
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
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所致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
福建左翼例別勦一軍以湖南飛虎為名止撥屬二牙
密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
服詔委以規畫迺度馬殷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招步軍
二千人馬軍五百人僦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
錢五萬於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

千匹時樞府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
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
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
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
進帝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
何曰二十萬棄疾令廂官自官舍神祠外應居民家取
溝甃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屬歎伏軍成雄鎮一方為江
上諸軍之冠如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

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閉糴者配疆
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
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領運糴不取子錢
期終月至城下發糴于是連槁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
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拯助募屬不從棄疾曰均為赤
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帝嘉之進一秩以
言者落職久之主管冲佑觀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刑
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

撫使棄疾為憲時常攝帥每歎曰福州前枕大海為賊
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急緩奈何至是務
為鎮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榜曰備安庫謂閩中
土狹民稠歲儉則糴於廣今幸連稔宗室及軍人入倉
請米出即糴之候秋賈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
無患矣又欲造萬鎗招強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
以無虞事未行臺臣王藺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
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遂丐祠歸慶元元年落職四年

復主管冲佑觀久之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寧宗
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差
知鎮江府進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令赴
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
卒賜對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棄疾豪
爽尚氣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紹興間
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耻使
此詔行于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帥長沙時士

人或愬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
索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歎曰佐國
元勳忠簡一人胡為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
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
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
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
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為大理卿時
同僚吳交如死無棺斂棄疾歎曰身為列卿而貧若此

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賻之復言于執政詔賜服絹棄疾
嘗同味薰遊武夷山賦九曲權歌薰書克己復禮夙興
夜寐題其二齋室薰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
葬者棄疾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
死凜凜猶生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紹定六年贈
光祿大夫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旁僧舍
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
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祐初枋

得請於朝加贈少師謚忠敏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城
主簿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院轄擬異孝
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迺遷國子監主簿
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初不在事形迹有
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史異奏與丞相留正
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嫌遂拜命遷右正言時
光宗愆於定省異入疏諫不報約臺官聯名言姦人離

間父子當明正典刑又不報旬外授湖南轉運判官偶攝帥事辰蠶侵擾邵陽異募山丁捕首亂者蒲來天以衆來降尋為浙西提點刑獄累遷權禮部侍郎太常寺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悅又以劉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以異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久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撫異以夔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米榛積立循環通濟倉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

其聲如雷異曰戌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為天狗蜀其將有兵乎旬祠以竇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叛起知潭州乞閑予祠者再嘉定元年召為刑部侍郎五月不雨異上封事言近日號令或從中出而執政不得與聞其事臺諫不得盡行其言陛下閔念饑民藥病殞死遐荒僻處安得實惠多方稱提不如縮造楮弊阜通商米不如稍寬關市之征明年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成虛

文無以為風俗廉耻之勸以竇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竇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有一異高自標致有詩名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既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取舍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寧尉江寧巫風為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為農歲早帥守命振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真武法穿雲子竇革主者皆禁絕之書其坐右曰毋輕出文引毋輕事董楚緣事出郊

與吏卒同蔬食水飲去官惟篋藏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偽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卒弗與狀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刀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殺我也為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他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于宰宰曰牛失十

載安得一旦復之迺召二旬者勞而語之故託以他事
繫獄鞠之旬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戶曰
吾牛因某氏所租旬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
盜券者愜然為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
之有司咸以為寃命各特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
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
二寸矣訊之伏罪有姑愬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
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已饌饋姑

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韓侂胄方謀用兵宰適在京啓鄧友龍薛叔似極言輕批兵端為國深害迄如其言為浙東倉司幹官職事修舉亟引去默觀時變頓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嶽廟屢辭辟召以直秘閣管仙都觀拜改秩予祠之命辭秘閣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趨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畧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帝側

席以問侍御史王遂且俾宣撫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
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帝猶
冀宰一來也召奏事訖不為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袂
相屬者五十里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置義
倉創義役三為粥以與饑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人
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類靡謁不獲某無田可耕某無
廬可居某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經理橋有病
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

薄見義必為既竭其力藉質貸以繼之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毀淫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於鄉人者無不為也隱居三十年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雖博考訓注多所自得云

劉燭字晦伯建陽人與弟韜仲受學於朱熹呂祖謙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燭正版籍吏不容姦調饒州錄事通判黃奕將以事汙燭而已自以賊抵罪去都大坑冶耿某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水火燭貽

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為叢塚以葬調
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綱本二
稅甲葉鈔鹽軍期米等錢大修學校乞行經界改知閩
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為差通判潭
州未上丁父憂偽學禁興爍從熹武夷山講學讀書怡
然自適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修學
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
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後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

雖從和議願益恐懼修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必張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新春末支及冬復償存其半以備緩急逋欠亭戶錢十萬轉運司五萬爚以公使公用二庫贏錢補之奏義倉客丁錢小官奉給舉留守令吏商各弊召入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獎遷尚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褚幣轉對言願於經筵

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修明軍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爚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乞罷偽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

長吏監司禁戢強暴撫柔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禁科
斂以紓民力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接伴金
使於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
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為足食足兵之計臣
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
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
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
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為之具田器貸種

糧相其險易聚為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為一團里為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舉五弊兼權兵部侍郎改兼權刑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為異爚奏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謹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乞擇州縣

獄官冬雷帝恐懼燭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為先訪
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今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變而通之
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兼工部侍郎
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于鄉有急則相救援
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田里之間此非止一
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侍郎兼
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奏絕金人
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夏旱應詔上封事曰

言語方壅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而疏之使通上既開
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事之闕失明言朝
廷之是非或者以為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之
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
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慶聖節謝絕金使進封子爵
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
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
之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謚文簡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
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
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為偽不
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喪免廣西轉運司辟為幹官
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為大帥而稱
人為恩主恩相心竊耻之母汗我攝昭州郡事蠲丁錢
減苗斛賑饑羸轉運司委中行代行部由桂林屬邑歷
柳象窟入邕管問民疾苦先行而後聞捐鹽息以惠遠

民嘉定初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正升博士轉對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末論權臣用事包苴成風今舊習猶在宜舉行先朝痛繩賊吏之法謂太學風化首童子科履試胄子舍選有挾勢者中行力言于長守法無秋毫私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嚴保伍精閱習增闢屯田城濠營砦器械糗糧百兩具備治行為淮右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朝廷

大槩謂邊兵宜如蛇勢首尾相應敵或合兵大入則鄰道援之分兵輕襲則鄰郡援之援兵既多雖危不敗又言淮襄土豪丁壯往者用兵傾貲効力者朝廷各賞失信宜亟加收拾亦可激昂得其死力遷西京轉運使兼提點刑獄中行謂襄陽乃自古必爭之地修禦尤宜周密時任邊寄者政令煩苛日夜與民爭利中行諷之不聽天方旱盡捐酒稅斥征官黥務吏甘澍隨至官取鹽鈔贏過重課日增入中日募鈔日墜中行揭示通衢一

錢不增商賈大集改直秘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
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白于朝考覈軍
實舊額二萬二千人存者纔半亟招補虛籍自是朝廷
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劾李珙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
興有功以厲宿將遷江東轉運司判官旋改湖南提點
刑獄豪家習殺人或收養亡命橫行江湖一繩以法革
亭令貪虐法從交疏薦之中行笑曰此欲斷吾按章也
卒發其辜入為吏部郎官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

俗三弊選曹法大壞吏緣為姦中行遇事持正不為勢
屈由是銓綜平允擢宗正少卿上疏謂陛下初政則以
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除權姦顧乃垂拱仰成安
於無為夫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
轍在前良可鑒也又曰朝廷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
內用牢籠而微見其機觀聽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
心臣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
諍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兼國史編修實

錄檢討益春大雨震雷電交作邊烽告急至夔地喪
師淮甸震洶中行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言今
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
三教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
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關誤咎當誰執調祕書監崇政殿
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為偽學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語
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
謂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

法則小臣廉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
敢為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畧謂執政侍從臺
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
人必出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今或私謁或請見或
數月之前先定或舉朝之人不識附會者進大臣為其
說所誤邊境之臣實遁者掩以為証真怯者譽以為勇
金帛滿前是非交亂以欺廟堂以欺陛下願明詔大臣
絕私意布公道進秘閣修撰知贛州治盜有方境內清

肅旬祠得請以言罷理宗即位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南

鴻慶宮賜金帶卒

按宋史此下有李孟傳傳前李光傳末已載孟傳附傳雖詳畧不同究係

一人兩見

此從刪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六

列傳

宋一百

陳敏

張詔

畢再遇

安丙

楊巨源

李好義

陳敏字元功贛之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末以破贛賊李仁功補官至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騎射積官

至忠靖郎以楊存中薦擢閤門祇候時閩地多寇殿司
兵往戍率不習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軍以敏
為統制漳州駐劄敏按諸郡要害凡十有三處悉分兵
扼之盜發輒獲贛州齊述據城叛嘯聚數萬將棄城南
寇敏聞之曰贛兵精勁善走嶮若朝廷發兵未至萬一
奔衝江湖閩廣騷動矣不俟命領所部馳七日徑抵贛
圍其城踰月朝廷命李耕以諸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
武大夫封武功縣男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

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尋以所部駐太平州紹興三十一年海陵來攻成閔為荆湖路招討使以敏軍隸之升馬司統制軍於荆漢間敏說閔曰金人精騎患在淮汴都必無守備若由陳蔡徑擣大梁潰其腹心此救江淮之術也不聽從閔還駐廣陵時金兵尚未渡淮敏又說閔邀其歸師復不聽敏遂移疾歸姑孰孝宗即位張浚宣撫江淮秦敏為神勁軍統制浚視師改都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遣李顯忠北伐浚欲以敏偕行敏曰盛

夏興師非時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我客彼主勝負之
勢先形矣顧少緩浚不聽令敏屯盱眙顯忠至符離果
失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詔敏退守滁陽敏請
於朝謂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兼知軍事與金人戰
射陽湖敗之焚其舟追至沛城復敗之乾道元年遷宣
州觀察使召除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居歲餘敏抗章
曰久任周廬無以效鷹犬况敵情多詐和不足恃今兩
淮無備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仍請更築其城乃

落常階除光州觀察使分武鋒為四軍升敏為都統制
兼知高郵軍事仍賜築城屯田之費敏至郡板築高厚
皆增舊制自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石礎十二所自是
運河通泄無衝突患四年北界人侍旺叛于漣水軍密
款本朝稱結約山東十二州豪傑起義以復中原帝以
問敏敏曰旺欲假吾國威以行劫爾必不能成事願勿
聽適屯田統領官與旺交通旺敗金有間言帝知非敏
罪乃召敏為左驍衛上將軍言事者議欲戍守清河口

欽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潛渡今欲必
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為南北襟喉彼此必
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
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
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
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鵝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
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為兩朝司命願朝廷留意
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守臣左祐同城楚州祐

卒遂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其雉堞堅新號銀鑄城以
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授忠州團練使罷為福建路總
管累除武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復光州觀察使以疾
卒特贈慶遠軍承宣使

張詒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俊帳下積功守和州嘗被
旨介聘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
服詔向之再拜孝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紹熙五年除
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代吳挺慶元二年趙彥逾帥蜀

以關外去興元遠緩急恐失事機復請分東西為二帥
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為從官時每奏
吳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之軍
蓋汝愚之意欲以吳曦為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
而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樞密院力辭不拜白於光宗曰
若武興朝除帥則臣夕拜命帝許之乃以詔為成州團
練使興州諸軍都統制詔在興州甚得士心六年卒郭
杲代之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父進建炎間從岳飛護衛八陵
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隸侍行
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
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悅賜戰袍金錢開禧
二年下詔北伐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寧宗時事與高宗異高宗南渡之初去靖康覆亡不遠
且父兄俱留係金庭使能發憤自強雪國恥而還二帝用
兵未嘗無詞且當時亦有韓岳諸將可資恢復之力也寧
宗朝所謂老成宿將者為誰且當和議久成金羣臣咸請
先舉而金主堅守和約拒而不許乃無端稱兵召釁曲直
瞭然况誓書誓表口血未乾忽欲藉口復仇頓忘其為稱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九十六

五

臣和之國世符計之有名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
及援師直為壯以自解乎

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
為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尅日進兵金人聞
之閉榷場塞城門為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
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饗士卒
激以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
舟楫於石匝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陟山
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

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
此爾等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縋城而下乞降於是兩
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
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
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尋除環衛
官倪調李汝翼郭倬取宿州復遣孝慶等繼之命再遇
以四百八十騎為先鋒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裹創旋
問之則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為

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過孝慶駐兵於鳳凰山
將引還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豈宜遽
自挫吾奉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門外
不死南門外也會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李
軍潰敵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兩道
來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敵陣金
人見其騎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
裳盡赤逐北三十里金將有持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

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斫其脇金將墮馬死諸軍發靈壁
再遇獨留未動度行軍三十餘里乃火靈壁諸將問夜
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
覩彼已敗不敢迫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輩安知兵易
進而難退邪還泗州以功第一自武節郎超授武功大
夫除左驍衛將軍於是邱宗代鄧友龍為宣撫使檄倪
還維揚尋棄泗州命再遇還盱眙遂知盱眙軍改鎮江
中軍統制兼守如故以鳳凰山功授達州刺史其冬金

人以騎步數萬戰船五百餘艘渡淮泊楚州淮陰間宣撫司檄再遇援楚遣段政張貴代之再遇既去盱眙政等驚潰金人入盱眙再遇復定盱眙除鎮江副都統制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謀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攜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逸擒其將二十三人金人復自黃狗灘渡淮渦口戍將

望風遁濠滁相繼失守又破安豐再遇謂諸將曰楚城
堅兵多敵糧草已空所慮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必并
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尋命節制淮東軍馬金人至竹
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土門列
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衆弩齊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
上旂幟並舉金人驚遁追擊大敗之金將以十萬騎駐
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壩木決濠水再遇
令勁弩射退之既而金帥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

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
獲矢二十餘萬赫舍哩引兵退已乃益增兵環城四面
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閒暇而間出奇
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其且復來乃自
提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遁去追至滁大
雨雪乃旋獲騾馬一千五百餘鞍六百衣甲旗幟楯是
授忠州團練使三年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
撫司事還至揚州除驍衛大將軍金圍楚州已三月列

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軍聲大振楚圍解兼
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再過請
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為變更造輕
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為輕馬甲易以皮
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擊務
便捷不使重遲敢死一軍本烏合亡命再過能駕馭得
其用陳世雄許俊等皆再過所薦張健雄恃勇桀驁再
過狀其罪於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懾服嘉定元年除

左驍衛上將軍和好成累疏乞歸田里賜詔不允除保
康軍承宣使尋令帶職奏事提舉佑神觀六年提舉太
平興國宮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贈太
尉累贈太師諡忠毅再遇姿貌雄傑早以拳力聞屬時
寢兵無所自見一旦邊事起諸將望風奔衄再遇威聲
始著遂為名將云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淳熙間進士調大足縣主簿秩滿
詣闕陳蜀利病十五事言皆剴切丁外艱服除辟利西

安撫司幹辦公事調曲水丞吳挺為帥知其才邀致之
改秩知新繁縣丁內艱服除知小溪縣通判隆慶府嘉
泰三年郡大水丙白守張鼎發常平粟賑之尋又鑿石
徙溪自是無水患知大安軍歲旱民艱食丙以家財即
下流糴米數萬石以賑事聞詔加一秩開禧二年邊事
方興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
繼而松開府漢中道三泉夜延丙議丙又為松言曦必
誤國松不省益丙嘗為其父客素知曦既而曦奏丙為

隨軍轉運司居河池時梁洋義士方襲取和尚原旋為
金人所奪守將棄甲而走十一月金人攻湫池堡破天
水繇西河入成州師潰曦置不問金人肆掠關外四州
如踐虛邑曦已潛遣其客姚淮源交金人至是曦還興
州留丙魚關已而檄還武興十二月金人持其詔及金
印至置口曦密受之宣言使者欲得四州以和馳書諷
松去曦受金詔稱蜀王榜諭四川二年正月曦僭號建
官稱臣於金以其月為元年改興州為興德府以丙為

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
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為玳擲之神起立謂
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
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
語曦事既熾丙不得脫度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
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謀誅曦語見巨源好義傳徐景望
在利州遂土人擅財賦丙遣弟煥往約諸將相與拊定
及景望伏誅軍民無敢譁者於是傳檄諸道按堵如故

曦僭位凡四十一日三月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
宜賞功狀自劾待罪函曦首級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
人詔印及所匿庚牌附驛朝廷初聞變莫知所為韓侂
胄與曦書亦謂嗣頒茅土之封亟召知鎮江府宇文紹
節問之紹節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於是密降帛
書曰安丙素推才具有志事功今聞曦謀不軌爾為所
脅諒以凶馘方張恐重為蜀禍故權且從之爾豈一日
忘君父者如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雖

二府之崇亦無所吝更宜審度機便務在成事以副委
屬之意帛書未至露布已聞上下動色交慶加丙端明
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詔獎
諭恩數視執政如帛書旨也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安丙當職謀逆受其丞相長史之命覲顏赴召其視楊
震仲等之抗詞死節抱愧已多及其既至興州又以柙疾
卧家坐觀成敗使非楊巨源等倡義誅討則丙且終為逆
黨矣迨巨源與好義定約報丙始出視事則其庸怯畏縮
之狀已可槩見乃事成之後丙遂掠有其功且至殺巨源
以滅口用心更為伎刻宋人既不能追討其從逆之罪而
反盡以定蜀之功歸之當時刑 時都統孫忠銳由鳳州進
賞失當總由于主暗臣邪耳

攻大散關不克統領強德等出奇道由松林堡破金砦
四月克之忠銳貪功吝財賞罰迷繆大失軍心且速還
鳳州以關鑰付庸將陳顯大散關復陷巨源自請收復
丙遣朱邦寧佐之內深忌忠銳檄赴司議事欲廢之巨
源至鳳斬忠銳及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偽進表之罪
聞於朝先是以誅曦功巨源補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巨
源遣其親校傅檜懇功于朝語見巨源傳於是丙拜疏
勾閒至是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兩

即授四川宣撫時方議和丙獨戒飭將士恟疑虛喝以
攻為守威聲甚著詔以蜀平遣吳玠撫諭四川時沿邊
關隘悉為金毀丙遺時相書謂西和一面已修仇池聚
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敵至則堅壁不戰彼欲攻則不
可欲越則不敢若西和可守成州自不被兵成州黑谷
南谷亦皆頓重兵天水雖不可守距天水十里所見創
白環堡與西和相為犄角又增堡雞頭山咸以民卒守
之及修黃牛堡築興趙原屯千餘人鳳州秋防原尤為

險絕紹興初州治于此宣撫吳玠嘗作家計砦前即馬
嶺堡正扼鳳州之後凡此數堡既堅金人決不敢近而
河池魚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關之裏如大安亦
陰招民卒授以器械為掩擊之備矣又云見於關表廣
結義士月給以糧俾各保田廬墳墓速事定則係之尺
籍而勸之耕庶可經久以丙所見直為守計則精選五
萬人亦為有餘好義守西和謂四川兵後民不聊生請
蠲租以惠創痍丙請于朝又以沔州都統司所統十軍

權太重故自吳璘至挺曦皆有尾大不掉之憂乃請分置副都統制各不相隸以前右中左後五軍隸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奕五軍隸副司詔皆從之時方信孺使還金人和意未決且欲得首議興師之人侂冑大怒上手書賜丙謂金人必再至當激勵將士戮力赴功侂冑既誅賜丙金器細幣進資政殿學士和議成還大散隔牙關丙分遣僚吏經量洋沔興元大安民田別定租稅右丞相史彌遠起復丙移書曰昔仁宗起復富

鄭公文潞公孝宗起復蔣丞相皆力辭名教所係人言可畏望閣下速辭成命以息議者之口論者疑之升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諜知金人遷汴關輔豪傑款塞願降者衆丙以為此正冉閔告晉之時乃與宰臣書謂當興問罪之師朝論憂丙輕舉乃詔丙益修守備七年春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於朝三月詔丙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賜手書名之行次廣

德軍進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廣安撫使至官留意學
校請於太常勅大成樂而政尚嚴酷轉運判官章徠劾
丙不報御史李安行併徠劾之徠罷丙授崇信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遣閤門舍人聞人璵錫命
賜旗節金印衣帶鞍馬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大失士
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闕直擣梁澤至大
安宋師所至輒潰散入巴山十二年聶子述代之時丙
之子癸仲知果州述即檄兼參議官四月紅巾賊張福

莫簡叛入利州子述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過走
匿民舍賊追殺之子述退保劔門檄癸仲兼節制軍馬
任討賊之責癸仲召戎帥張威等軍來會賊自閬趨遂
寧所過無不殘滅丙欲自持十萬緡偕子述往益昌募
士子述曰大臣非得旨未可輕出丙遂如果州時四
川大震甚於曦之變張方首奏勲望如丙今猶可用魏
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
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李璧李臯時並鎮

潼遂亦皆以國事勉丙五月丙至果州詔起丙為四川
宣撫使予便宜尋降制授保寧軍節度使兼知興元府
利東安撫使丙奏臣不辭老以報國但事不任怨難以
圖成將恐騰謗交攻使臣獨抱赤心無從上白昔秦使
甘茂攻宜陽至質之以息壤在彼魏使樂羊攻中山至
示之以謗書一篋君臣之間似不必爾然自古及今謗
以疑間而成禍以忌嫉而得况臣已傷弓於既往豈容
不懲涕於方來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

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為解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
子儀間命引道亦不以讒基自疑皆能乘時立功焜燿
竹帛朕甚慕之今蜀道倣擾未寬願憂朕起卿燕閒付
以方面而卿忠於報國誼不辭難朕之用人庶幾於唐
宗卿之事朕無愧於李郭矣勉圖雋功以濟國事尋命
丁煇改知興元府發果州至遂寧賊猶負固于普州之
茗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未幾張
威李貴俘獲張福等十七人以獻丙命蠻王大才以祭

九鼎七月盡俘餘黨千餘人皆斬之班師乃移治利州
賜保寧軍節度使印癸仲亦加三秩進直華文閣起復
主管宣撫司機宜文字明年進丙少保丙以關表營田
多遺利命官括之有文垓者方持母喪以便宜起復幹
辦魚關糧料院俾之措置且以宣撫副使印假之而馮
安世者又即利州置根括局於是了翁遺丙書謂幕府
舉辟當用經術信厚之士不可用冒喪之人雖今日理
財難拘故常然告絕產首白契許隱田伺富民過失糾

鹽酒戶虧額報怨挾憤招權納賄者必且紛然而公任其怨丙復書曰關外糴買當用四百萬緡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多方措置非得已而不已僕皆清流何由辦事其後安世不法滋甚近臣有以書抵丙而安世之徒亦發其事丙械送大安窮治之丙卒以少傅致仕贈少師賜沔州祠額為英惠廟理宗親札賜諡忠定

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容益昌因家焉巨源倜儻有大志善騎射涉獵諸子百家之書應進士不

中武舉又不中劉光祖見而異之薦之總領錢糧陳昱
以右職舉為鳳州堡子原倉官馳騁射獵傾財養士沿
邊忠義咸服其才分差魚關糧料院移監興州合江贍
軍倉吳曦叛巨源陰有討賊志結義士三百人給其錢
糧有遊奕軍統領張林者力能挽兩石弓隊將朱邦寧
身長六尺勇力過人皆為曦所忌雖屢戰有功亦不加
賞林等憾之時林在置口邦寧在合江巨源因與深相
締結并集忠義人朱福陳安傅檜之徒曦脅安丙為丞

相長史丙稱疾眉士程夢錫見丙丙歎曰世事如此世無豪傑夢錫因及巨源之謀丙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則丙無復憂巨源曰先生之意決乎丙指天誓曰若誅此賊雖死為忠鬼夫復何恨巨源大喜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當是時李好義好問亦結李貴楊君玉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邀巨源與好義

會巨源又大喜曰吾與長史議以三月六日邀曦謁廟
令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齟菴從衛且千人事必難
濟聞熟食日祭東園圖之此其時也巨源然之好義願
一見長史以為信巨源曰吾今先為長史言之來日偽
宮令長史問君先世是已巨源以告丙明日好義在偽
宮見丙揖之丙曰卿與尊父同僚楊省幹盛談才略旦
夕以職事相委其謀乃決君玉先屬其鄉人曰子申擬
詔文不雅馴巨源更為之例用合江倉朱記巨源好義

憂事寢泄遂以三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入偽宮巨源持詔來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執殺之衛者始拒闕間有詔皆却巨源好義迎丙宣詔以曦首徇三軍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奏功於朝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郎巨源謂丙曰關外四州為蜀要害盍乘勢復取好義亦以為言丙慮軍無見糧巨源力言四州不取必有後患自請為隨軍措置糧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

復階州孫忠銳復散關俄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撫使司參議官丙素惡忠銳聞忠銳失守散關檄其還欲廢之先命巨源偕邦寧以沔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偽賀表聞於朝且待罪先獎諭誅叛詔書至沔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時趙彥呐以在夔誅祿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禧與通

判殺吳曦亦與通判耶以啟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懇功於朝而從興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以白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車彥威謀為亂丙命喜鞠之福彥威皆抵罪正將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沔州州治俟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有以發也會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用間者且自稱宣撫副使而以

參議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巨源方與金戰敗於長橋
丙乃移書召巨源巨源疑焉有梁泉主簿高岳成者巨
源薦為隨軍撥運來見巨源贊其歸巨源信之時輅已
至沔六月巨源還幕府丙密命輅收巨源巨源殊不知
以為謁已也語畢輅起巨源送之賓次武士就挽其裾
巨源猶叱之則已為驅至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
隔屏遣人謂之曰若為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閬州獄
巨源曰我一時用間異時必有為我明其事丙餉以肴

酒巨源曰一身無媿死且無憾惟有妹未嫁宣撫念之
巨源舟抵大安龍尾灘將校樊世顯者呼於岸巨源知
將見殺指其地而語之曰此好一片葬地世顯曰安有
是舟行數步謂曰宣參久渴莫進杯酒巨源辭以不飲
又曰宣參荷械已久盍少蘇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
刀斷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殮聞宣撫司後數
日丙命瘞之巨源死忠義之士為之扼腕聞者流涕劍
外士人張伯威為文以弔其辭尤悲切巨源之屬吏也

李璧在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洵洵封
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初
巨源與好義結官軍而丙密為反正之計各未相知合
巨源於好義者李坤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巨源
遺光祖書述丙酬答之語鋟梓競傳之丙已弗樂浸潤
不已遂成此禍成忠郎李珙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為之
訟寃朝廷亦念其功賜廟褒忠贈寶謨閣待制官其二
子制置使崔與之請官給其葬加贈寶謨閣直學士大

中大夫嘉熙元年理宗特賜諡忠愍子履正終大理卿
四州制置副使

李好義下邳人祖師中建炎間以白丁守華州積官忠
州團練使父定一興州中軍統制好義弱冠從軍善騎
射西邊第一初以準備將討文州蕃部有功開禧初韓
侂胄開邊吳曦主師好義為興州正將數請出精兵襲
金人曦蓄異謀不納未幾關外四州俱陷金人長驅入
散關曦受金人說以蜀叛好義自青坊間變亟歸與其

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
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赤心可以所謀
告之貴遂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好義又密結
親衛軍黃術趙亮吳政等女弟夫楊君王亦與知好義
戒言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慎毋泄留其母以
質好義兄弟謀曰今日人皆可殺曦皆可為曦死後
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長
史安丙以主事蓋曦嘗授丙偽丞相而丙託疾不往故

兄弟有是謀也既而君玉與李坤辰來坤辰因言丙亦與合江倉楊巨源陰結忠義欲圖曦好義遂遣君玉偕坤辰約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之子乎此人既來斷曦之臂矣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見巨源傳迺約彪術貴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芾好義夜饗士庶衆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姪拜決於家廟屬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為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為朝廷誅賊何以家為我決不辱李家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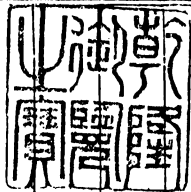
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為壯夫死為英
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如
何衆皆踴躍既行小將祿禕引士卒來助各以黃帛為
號好義誓於衆曰入宮妄殺人掠財物者死時偽宮門
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為宣撫令
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護衛千兵皆棄挺而走遂
至偽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曦寢室曦聞外闕倉皇
而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內戶貴

前爭戶戶紐折曦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刃中曦頰曦
素勇有力撲貴仆於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
者二曦負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衆擁曦首出偽宮
亟馳告丙宣詔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
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贊之丙大喜巨源輔行王喜忌其
能沮之好義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
戰而復矣今不圖後悔無及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
齎十日糧可濟丙從其請忠義響應次獨頭嶺進士王

榮仲兄弟率民兵會合十戰至山砦高堡七日至西和好義率衆攻城親犯矢石金西和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整衆而入籍府庫以歸於官好義初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兵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不得侵越士氣皆沮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卒丙以勞績上於朝特贈檢校少保仍給田以贍其家後吳玠為請諡曰忠壯好義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足矣誅職時惟幼子植留家迄事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

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賊既誅好義集於丙家王喜後
至心懷邪謀欲刃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為心
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
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既殮
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寃之摧鋒一軍幾至於變
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
喜賊大將也貪淫狠慢誅賊之日不肯拜詔遣其徒入
偽宮虜掠殆盡又取賊姬妾數人其後欲戕好義為賊

復讐丙不能止便宜處以節度使知興州而恨猶未已
嘗出兵於船柵嶺鋒未及交棄軍先遁金人遂由黑谷
長驅入境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而
死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八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七

列傳

宋

趙方

賈涉

扈再興

孟宗政

張威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崇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崇不為屈

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棻與棠交方遂從棻學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南北和議成諸郡寔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

耆德為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
更和緩嘗請先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為戒以
兵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祕閣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
州升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匱以壯形勢
進祕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兼權荆湖
置司時金偁于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為備荆門有東西
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修
撰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

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郎寶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來攻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庫哩慶壽侵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已而棗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政至與觀

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遏于境上不可
使入而後拒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
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金將完顏薩布入境
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攻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尚
家川攻隨州者劉世興敗之于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
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張興李雄韜援隨州隨
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
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

人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世興出北門大
合戰敗之金人朝進莫退力不能捍諸將表裏合謀國
自南山進張威自濃河進世興李琪出城與國會再興
出城與威會犄角追擊金人遂潰光化守潘景伯亦設
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孟宗政又破之于隨州鴨兒山擒
薩布妻弟王綽哈金人遂誅薩布方以功遷龍圖閣待
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大舉命額爾克圍棗陽
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國而來若擣其虛棗陽圍

自解乃命國東向唐州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
蔡後殿時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
近城西師由先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
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
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
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
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
人大潰額爾克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

煥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
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秋復詣屯守禦從之方料
金人數不得志于襄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
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
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宗政進破
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爾國遣部將耶律均與金人戰
于北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
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

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動遂遁金將駙馬阿哈侵淮西樞密完顏碩囉屯唐州為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再興發棗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柏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于唐城斬碩囉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繼陷詔趣方遣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興軍至斬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土豪祝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

軍哈達進方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
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歸還力疾犒師第
其功上之病草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卧
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
大星隕于襄陽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
光祿大夫累贈太師謚忠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
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持軍嚴每
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兵禍

而京西一境獨全嘗問相業于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
才對故知名士如陳睭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諸名將
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
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也人
皆惜之子董蕤范葵范葵有傳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
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役興
以憂去金人侵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大理司

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季全等以其衆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于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廣等以漣水諸軍渡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金置我軍于何地丙遣季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于兩淮況金人所乏惟

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啗餒虎啗盡將反
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
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則
用命其勢然也授淮西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
東忠義人兵涉亟遣傅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
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布
薩萬忠盧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珪
等為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

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傳翼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布薩萬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窺淮東者六七年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尚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

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
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海州。
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守張
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至邢。
洺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
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擢
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衆侵
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

宗等為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貧窶無聊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為之用逮為主帥所為反是積怨既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為幸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陷蘄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全至入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遇倚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掩金人于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侵淮西先是蘄州受圍余暉往

援乃鼓衆宵遁涉新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初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珙還又得

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

按周密癸辛雜識載賈涉遣都統司計議官趙珙往河北蒙古

軍前議事得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玉璽以歸及翟朝宗所得寶檢並繳進于朝與本傳所載朝宗得者為玉璽珙得者為玉印互異考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自太祖開基始有大宋受命之寶後諸聖嗣服皆自為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京城破自定命寶外悉為金營所得而大宋受命之寶邵澤民侍郎取而藏之張邦昌遣使奉迎高宗于山東因以為藏定命者宣和內禪藏龍德宮金人不知故弗取朝廷喜璧之

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

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金
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憚李
全卒以璽賞為節度使涉又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
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為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

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于不可勸邪

按宋史李全傳全
忌季先潛于涉誘

殺之先黨迎石珪為統帥全因請討珪其後珪降蒙古
連水軍遂并屬於全是涉之處全皆為失業涉知慶賞
過分足長其驕心不知
全之驕涉有以成之也涉時已疾力辭事任值金人大

入彊起視事金將時全赫林富珠哩達格率細軍及眾

軍三道渡淮涉以赫林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
所謂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
律它軍不及也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達
格溺死陷失大半細軍喪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
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于朝卒超贈龍圖閣
學士光祿大夫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
武興守吳挺之橫它日陞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
孝宗嘉納後反為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寃不避寒暑

泣愬十年至伏書闕下子似道有傳

扈再興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肉袒
徒跣揮雙刃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侵襄陽棗陽京
西制置使趙方檄再興等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
雨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
出一陳佯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
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授神勁統制金
人又侵棗陽再興率師赴援金人聞風夜潰既而益兵

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
明佯遁金人馳中蒺藜者十踏七八遂却走追至十五
里岡已而金兵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再興與宗政劉
世興各當一面戰數十合大敗金兵金帥完顏額爾克
擁步騎數萬傅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
令守壩者佯走金人爭壩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初對
樓鵝車單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
面具披氊列陳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而去棄旗甲輜

重滿野大戰于范家莊金人敗追之至泊湖禽其巡檢
杭寔禮酒都監納喇福昌降其壯丁獲牛馬甚衆自是
與宗政世興無日不戰再興又破順昌縣奪甲馬三千
破浙川鎮殺金人三百追至馬磴砦焚其城柵又敗其
護駕騎軍于灤河入鄧州破高頭敗其步軍五千騎軍
五百焚其積聚遂營于高頭進攻唐州至三家河金騎
軍二千步軍七千出城迎戰又敗之死者十七八追及
城下金將從義者收殘騎三百奔城再興據門拒戰斬

從義遂圍唐州分兵焚蕩州境截其歸路砮于久長嚴
陳以待之搜勦殘兵獲其副統軍廣威將軍納達塔尋
以病卒于世達亦以名將稱官至都統制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
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間開禧二年金將完
顏董侵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邀擊奪其輜重宣撫使
吳獵竒之補承節郎棗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
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黔轄駐劄棗陽嘉定十年金人

侵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
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為三軍設伏三所蹀血以戰金
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
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
棗陽軍初賊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于是
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薩布
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
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

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
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
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
金人奔潰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額爾克擁步騎
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豬水以隄火募砲
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
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培城運茅葦直
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初戰棚

防城隕穿穿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鞫以熏之金人窒
以濕氈析路以剝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
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
築偃月城表百餘尺翼傅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
成金人摘彊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
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
長戈舂其喉殺之敵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墜死燎焰
自斫至是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俄乘順風渡濠飛

脂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金兵死者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墮天反風金人愈忿砲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闖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徧地奪其銅印十有六額爾克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朝廷方錄前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閭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金兵迫境檄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

窺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為荆鄂都統制仍知
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陳迺于西北濠外瀦水為濶以限
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為給田初
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
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使防禦使宗政于有功者
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出于天性未嘗學兵
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為罷市慟哭子珙有傳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策選鋒軍騎兵也隆慶府後軍效

用威貧甚賣藥自給或言其才勇乃令戍邊開禧用兵
威與金人戰輒捷累功補本軍將領吳曦既誅遣將收
復李貴復西和州威率衆先登敗金人戰于板橋遂取
西和升統制由是威名大振天水縣當金人西入路乃
升縣為軍命威為守屢立奇功擢充利州副都統制調
荆鄂都統制襄陽府駐劄改沔州都統制嘉定十二年
金人分道入蜀侵狄池堡又侵白環堡威部將石宣董
昭連邵之既而金人侵成州威自西和退保仙人原時

興元都統制吳政戰死黃牛堡李貴代政亟走武休金人已破武休遂陷興元又陷大安軍先是利州路安撫使丁焞聞金人深入亟遺書招威東入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出魚關與統領張彪遇以彪棄述竹關故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焞聞之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復以兵敗金人所憚惟威今好古擅殺其弟失威心奈何且金人在東非威地分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見數其擅殺彪

罪斬之遺書速威進救蜀且使進士田遂往說之威感
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鎮金人雖敗未
退威損兵不動潛遣石宣等襲于大安軍大破之金人
之來也擇兩齒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殲焉俘其將
巴圖魯大將色長壽聞之宵遁興元叛兵張福莫簡作
亂以紅帕蒙首號紅巾隊焚利州殺總領楊九鼎破閬
果入遂寧遊騎在潼漢界將窺成都制置司謂賊勢欲
西非威不可禦乃遣威提精兵六千人自劍綿至廣漢

盛夏暑劇休士三日俄安丙檄威東進時賊自遂寧入
普州茗山威進兵重圍絕其糧道未幾禽福等十七人
戮之簡自殺賊遂平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許之遣王
仕信會夏人于鞏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興帥陳立等分
道並進威向秦州議初起威謂金人尚彊夏人反覆未
可輕動丙不聽卒遣威威黽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輕發
諸將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柄是歲卒于利
州終揚州觀察使威初在行伍以勇見稱進充偏裨每

戰輒克金人聞其名畏憚之臨陳戰酣精米愈奮兩眼
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鷟眼威立淨天鷲旗以自表
每戰不操它兵有木楛號紫大蟲圍而不刃長不六尺
揮之掠陣敵皆靡荆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騎兵之利
也鐵騎一衝吾步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
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
一軍分為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
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

軍紀律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遇百姓避路
買食物則價倍於市迄無敢喧云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九十七